

种树郭橐驼传

柳宗元

郭橐驼，不知始何名。病^{lǚ}，隆然伏行，有类橐驼者，故乡人号之“驼”。驼闻之曰：“甚善。名我固^{dàng}当。”因舍其名，亦自谓“橐驼”云。

其乡曰丰乐乡，在长安西。驼业种树，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，皆争迎取养。视驼所种树，或迁徙，无不活；且硕^{shuò}茂，早实以蕃^{fán}。他植者虽窥伺效慕，莫能如也。

有问之，对曰：“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^{zī}也，能顺木之天，以致其性焉尔。凡植木之性，其本欲舒，其培欲平，其土欲故，其筑欲密。既然已，勿动勿虑，去不复顾。其蒔^{shì}也若子，其置也若弃，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。故吾不害^{zhāng}其长而已，非有能硕茂之也；不抑耗其实而已，非有能早而蕃之也。他植者则不然。根拳而土易，其培之也，若不过焉则不及。苟有能反是者，则又爱之太恩，忧之太勤。旦视而暮抚，已去而复顾。甚者，爪其肤以验其生枯，摇其本以观其疏密，而木之性日以离矣。虽曰爱之，其实害之；虽曰忧之，其实仇之；故不我若也。吾又何能为哉！”

问者曰：“以子之道，移之官理，可乎？”驼曰：“我知种树而已，理，非吾业也。然吾居乡，见长^{zhǎng}人者好烦其令，若甚怜焉，而卒以祸。旦暮吏来而呼曰：‘官命促尔耕，勸^{xù}尔植，督尔获，早缲^{sāo}而绪，早织而缕^{lǚ}，字而幼孩，遂而鸡豚。’鸣鼓而聚之，击木^{zhào}而召之。吾小人辍^{chuò}飧饔^{sūnyōng}以劳吏者，且不得暇，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？故病且怠^{dài}。若是，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？”

问者曰：“嘻，不亦善^{fú}夫！吾问养树，得养人术。”传^{zhuàn}其事以为官戒也。

【参考译文】

种树人郭橐驼的传

郭橐驼，不知道（他）起初叫什么名字。（他）患了脊背弯曲的病，（脊背）高起而弯着腰走，就像骆驼一样，所以乡里人给他起外号叫“橐驼”。橐驼听说后，说：“（这个名字）很好啊。（用这个名字）称呼我确实（很）恰当。”于是（他）舍弃了他原来的名字，也自称起“橐驼”来。

他的家乡叫丰乐乡，在长安城西边。郭橐驼以种树为业，凡是长安城里经营观赏游览和种树卖果的豪富人，都争着迎接和雇用（郭橐驼）。看橐驼种的树，或者移植来的，没有不成活的；而且（树长得）高大茂盛，结果实早且多。其他种树的人虽然暗中观察仿效，（也）比不上。

有人问他（种树种得好的原因），（他）回答说：“我不是能够使树木活得长久而且生长茂盛啊，（只不过）能够顺应树木的天性，使它依照本性生长罢了。但凡种树的方法，树根要舒展，培土要平均，种树要用旧土，捣土要结实。已经种完了，不要再动它，不要再惦记它，离开后就不要再去看它。栽种时要像（对待）孩子那样（细心呵护），种完后就像丢弃了一样（不再管它），那么树木的天性就得以保全，它的习性就得以实现。所以我（只不过）不妨碍它的生长罢了，并不是有能使它长得高大茂盛（的办法）；（只不过）不损伤它的果实罢了，并不是有能使它果实结得早又多（的办法）。别的种树人却不是这样。树根拳曲，（伸展不开，）土换成了（新的），培土如果不是多了，就是不够。如果有能够（和）这种做法相反的人，就是又养护太过，担心它太过分了。早晨去看了，晚上又去摸摸；已经离开了，又回头去看看。更严重的，用指甲抠树皮来察看它是活着还是枯死了，动摇树根看土的松紧，（这样）就一天天背离了树木的天性了。虽然说是喜爱它，这实际上是害了它；虽然说是担心它，这实际上是仇视它；所以（他们种树都）不如我。我又有什么特别的能耐呢！”

问的人说：“把你（种树）的方法，移用到做官治民上，可行吗？”橐驼说：“我（只）知道种树罢了，做官治民，不是我的职业。但是我住（在）乡里，看见（那些）做官的喜好多发政令，好像很怜爱百姓（的样子），到头来因此害了他们。从早到晚（那些）小吏（都）跑来大喊：‘长官命令：催促你们耕地，勉励你们种植，督促你们收获，早早地煮茧抽丝，早早地织你们的布，养育好你们的小孩，喂养好你们的鸡和猪。’（一会儿）打鼓聚拢乡民，（一会儿）敲木梆召集大家。我们小民中断吃饭来慰劳官吏，尚且不得空暇，又怎么能使我们人口增多、生活安定呢？所以困苦并且疲倦。像这样（治民反而扰民的官），与干我这一行的人大概也有相似的地方吧？”

问的人说：“啊，不也是很好吗！我问种树（的方法），得到了治民的方法。”（于是）记载这件事把（它）作为官吏们的鉴戒。